

# Genealogy of Chinese word forms for ‘cicada’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2297/34874">http://hdl.handle.net/2297/34874</a>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岩田 礼  
刘 艳\*\*

[关键词] 方言地理学、语素、构词法、双声叠韵、拟声、词源、通俗词源、所指转移、同音冲突、词族、聚合关系

## 1. 前言

给每个词汇条目绘制地图，其意义首先在于阐明每个词的历史，即在不完全依赖文献记载的前提下，也能挖掘出词源并构拟出变化的过程。这是方言地理学对历史语言学的贡献。

通过研究一个词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探讨词汇变化的机制及其规律性。这是方言地理学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本文选取〈蝉〉为研究对象。因为〈蝉〉的种类颇多，所以下面所举的是〈蝉〉的总称形式（或者说，各方言报告认做总称的形式）。

正文分三部分论述：第2章先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对〈蝉〉的总称形式进行分类，然后叙述各类词形及其地理分布的特征，同时也提出若干假说；第3章再综合起来看这些词形，讨论〈蝉〉义词形的词源及历史演变；第4章着重讨论其他词对〈蝉〉义词形的影响。

## 2. 词形的分类及其在地图上的反映

### 2-1 大类

---

\* 本文曾在“第二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20日-21日，南京大学）上宣读。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2011年2月至3月之间曾在金泽大学进修一个月。

在绘图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词形的分类(有些地图也会依据词义分类)。诸如“蝉”、“蜻蜓”、“蜘蛛”等小虫的词形种类有上百种,故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分类。根据我们的经验,词形种类多的条目有两种有效的分析法:一是以语素为单位的分析,一是着重构词法的分析。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中地图 29-1(刘艳、岩田礼共著)将全国“蝉”义的词形分成下列六大类。

- A. “X+l-, X+n-”类: X 代表任何一个语素, l-和 n-分别代表以 l-和 n-开头的任何语素。
- B. “蝉”类
- C. [nan][lan]类
- D. [tʃ-tʃ][ts-ts][tɕ-tɕ]类(双声,重叠)
- E. [ni ɲa]类: [ni ɲa]、[ɲi ɲa]、[i ia]、[ia i] 等
- F. 其他: 阿蛭[a ts<sup>h</sup>i][a zi]、夏蛭[a tsi][a zi]类; [u iŋ]类; 「鸣、迷、米」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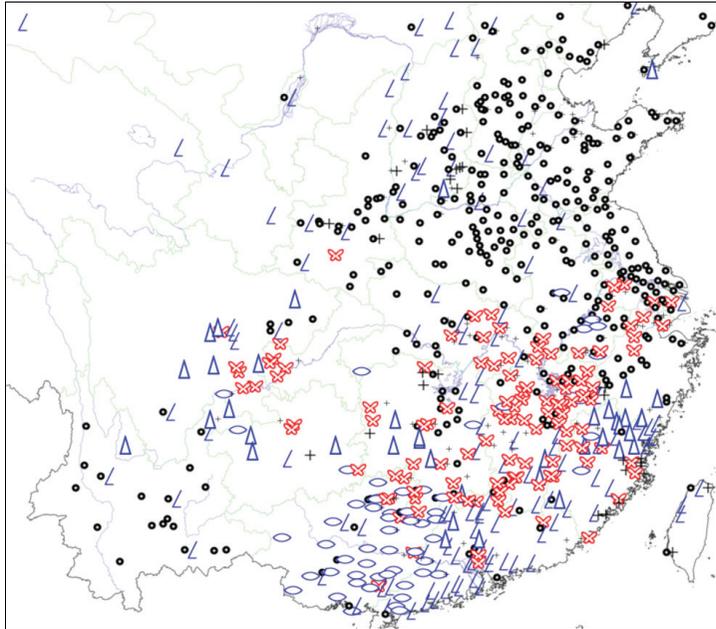
在以上六大类中,“其他”类是出现频率较低的各种词形的集合,本文暂不把此类做为考察的对象。

若从构词法看,北方方言多取“X+l-, X+n-”式的构词法,即 A 类,而南方方言有多取双声、叠韵或重叠式构词法的趋势,如“南南(喃喃)”、“懒蝉”(以上 C 类)、“吱口虫”[tʃi tʃa tʃ<sup>h</sup>uŋ]、“知喳”[tsi tsa](以上 D 类)、“ɲi ɲa”、“i ia”(以上 E 类)。若从语素看, B 类含有“蝉”、C 类都含有“nan”或“lan”(声调为阳平或上声)。E 类总称[ni ɲa]类,在语素方面以带有含 i、ɲ 类高元音的语素为其共性,在构词方面有倾向取双声。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称说〈蝉〉的形式多数来自其鸣叫声,即拟声,故在不同地方就会有同名现象。第二,虽然其词形种类颇多,但全国方言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态势,即词形中的首位语素(也包括“蚂唧了”、“懒蝉子”等的第二语素)多数是平声(包括阴平和阳平)。〈蜘蛛〉、〈蜻蜓〉等虫名共有这一特征,即首位语素多取平声(参见《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地图 27、地图 28-1)。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上的原图(地图 29-1), 除 D 类以外的各类又析出二至六类的次类, 都以不同的符号标示, 下图从简只标六大类的区别。各大类的排列次序与原图有所不同。



地图 1 综合地图

### A. X+l-, X+n-

- A-1 X(ts,tc,tʂ)+l-: 知了 zhiliao etc.
- A-2 X(c,s,ʃ)+l-: 梢老钱 shaolaoqian etc.
- A-3 X(t)+l-: 螳螂 dielao etc.
- A-4 X(f)+l-: 伏了 fuliao etc.
- A-5 X+l- 其他
- A-6 X(ts,tc,tʂ)+n-: 马唧鸟 majiniao etc.

### B. 蝉 chan

- ∟ B-1 蝉 chan(单音节 monosyllabic)
- ∟ B-2 蝉 chan+X: 蝉子 chanzi, 蝉儿 chanr etc.
- ∟ B-3 X+蝉 chan: 秋蝉 qiuchan, 南蝉 nanchan

### C. nan, lan

- △ C-1 重叠 reduplicated form (阳平 Tone1b)
- △ C-2 非重叠 non-reduplicated(上声 Tone II)

### D. tʃ-tʃ, ts-ts, tc-tc, (双声, 重叠)

- tʃ-tʃ, ts-ts, tc-tc

### E. i ia, ia i, niŋa, ŋiŋa

- ⊗ E-1 ia i, i ia, a i
- ⊗ E-2 洋 yang, 阳 yang
- ⊗ E-3 X+i, ia (X=tcɪ, tsɿ, sɿ etc.)
- ⊗ E-4 X+iou, io, io, iau (X=tcɪ, tsɿ, pi etc.)
- ⊗ E-5 X+ŋa/a+Y (Y=ci, sɿ, tsɿ, tcɪ, zɿ)
- ⊗ E-6 niŋa, ŋiŋa

### F. 其他 / Others

- + 阿蛭 aqi
- + [u iŋ]
- + 鸣 ming, 迷 mi, 米 mi
- + 其他 /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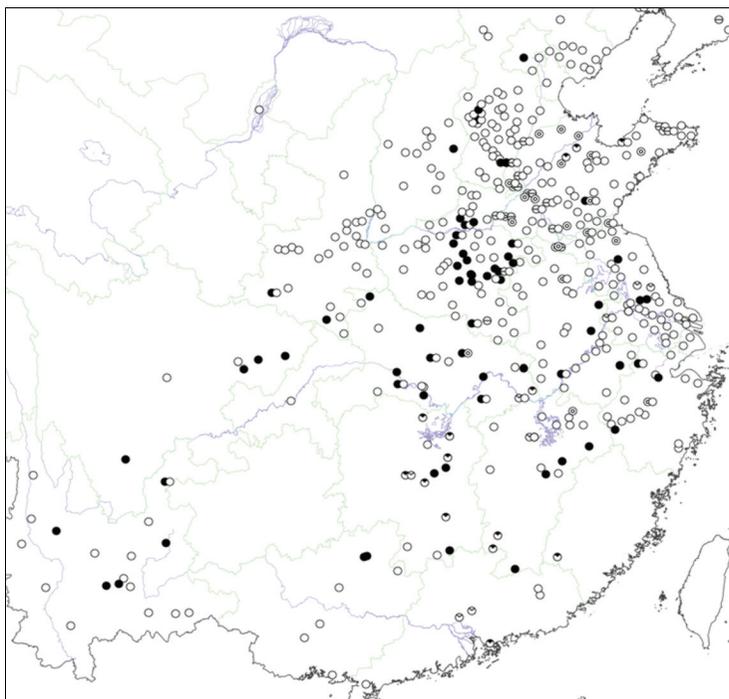
从地图 1 可以看出, A 类“X+l-, X+n-”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 与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的 C、D、E 各类形成南北对立。这里有两点值得注

意：一是 A 类的分布地区有扩大到长江南岸的趋势；二是在四川占优势的是 C 类和 E 类，而 A 类则属少数。

下面就各大类分别列出具体的词形并根据分布情况提出若干假说。

## 2-2 A 类“X+l-/ X+n-”(北方词形)

A 大类按语素 X 的声母种类分成六种次类，地图 2 标示各次类的分布情况。



- A-1 X(ts, tʃ, tʂ)+l-: 知了, 姐了, 秋凉 等
- A-2 X(ʃ, ʂ, ʐ)+l-: 梢老钱, 蝉蛉子 等
- ◎ A-3 X(t)+l-: 蛄蛄, 嘟了 等
- ⊖ A-4 X(f)+l-: 伏了, 伏凉 等
- ⊙ A-5 X+l- 其他 (铜铃子, 嘎了儿 等)
- A-6 X(ts, tʃ, tʂ)+n-: 马唧鸟, 季鸟儿, 知了 等

地图 2 A 类 “X+l-, X+n-”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下面举些标音之例。

A-1 X(ts, tɕ, tʂ)+l-: 知了儿[tʂɿ liaur]、吱了[tʂɿ liau]、麻几了[ma tɕi liau]、

姐溜[tɕie liəu]、蝉良子[tɕyẽ liõ tʂɿ]、秋凉[tɕ<sup>h</sup>iəu liaŋ] 等

A-2 X(s, ɕ, ʃ)+l-: 梢老钱[ʃə lo tɕ<sup>h</sup>iɛ]、蝉蛉子[ɕyẽ lin tʂɿ]、玄娘子[ɕyan liaŋ tʂɿ] 等

A-3 X(t)+l-: 蛄蛄[tio lo]、嘟了[tu liõ] 等

A-4 X(f)+l-: 伏了儿[fu liər]、伏凉儿[fu liaŋr] 等

A-5 X+l- 其他: 嘎了儿[ka liour]、□罗仔[kɛ lo tɕi]

A-6 X(ts, tɕ, tʂ)+n-: 知了[tʂɿ niau]、知溜[tʂɿ niou]、知鸟[tɕɛ niau]、知娘儿[tʂɿ niər]、志牛[tʂɿ niou]、蝉鸟儿[ʃɿan niər]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第一，此大类包括不少三音节形式，如“麻几了”[ma tɕi liau]、“梢老钱”[ʃə lo tɕ<sup>h</sup>iɛ]。“麻”为前置成份，“钱”为后置成份，分类时都不需考虑，剩下的“几了”和“梢老”才是有意义的成份。第二，“蝉良子”、“蝉蛉子”、“蝉鸟儿”等词形既包含“蝉”又包含 l-或 n-，故本文把此类词形处理为「A、B 兼类」。

以上六类中，A-1 类（即语素 X 以舌齿塞擦音开头的）的频率突出，约占 A 大类的 75%，A-6 类（即语素 X 的声母与 A-1 同类，而非首位音节以 n-开头的）的次之，约占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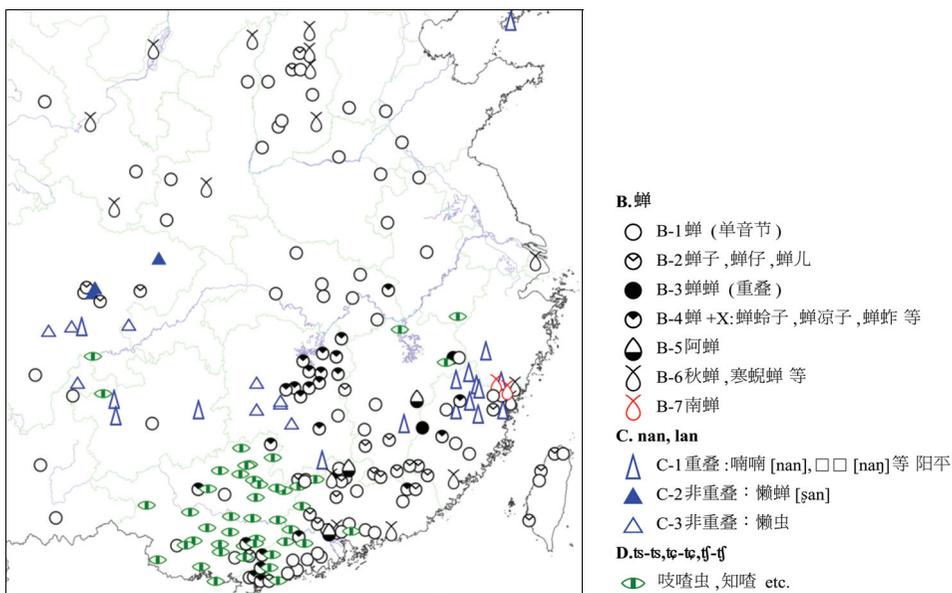
A 大类共享同一种构词法，并且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形成连续性分布，这可能暗示着这样的变化：古代曾存在过一个词形“X+l-”；它后来在北方地区逐渐向四方扩散；在扩散过程中也会与土著的、原有形式 Y 冲突；此时“X+l-”的词根 X 由 Y 替换，而第二音节 l-仍保留，譬如“伏天”变成“伏了”，“秋蝉”变成“秋凉”，都能纳入“X+l-”的构词格式中了。总之，来自一个词源“X+l-”的词形在其扩散的过程中产生了多种词形变异。

A-6 “X(ts, tɕ, tʂ)+n-”的 n-音节可能来自“了”。首先，在不分 l-/n-声母的方言中“了”与“鸟”就是同音。但 A-6 类也出现在河南、河北等区分 l-/n-声母的方言中，如北京说“季鸟儿”[tɕi<sup>去</sup> niaur<sup>上</sup>]。这就说

明 l-变成 n-, 也可能反映出说话者对蝉的认知形态, 即蝉是会叫的一种“鸟”。对此问题, 待下文第 3 章再详论。

### 2-3 B 类“蝉”、C 类[nan][lan]、D 类[tʃ-tʃ][ts-ts][tɕ-tɕ]

下图表示 B、C、D 三类的分布情况。这三类的分布在南方地区或者邻近或者叠加。我们据此推测, C 类“nan, lan”和 D 类“tʃ-tʃ、ts-ts、tɕ-tɕ”均来自“蝉”。



地图 3 B 类“蝉”、C 类[nan][lan]、D 类[tʃ-tʃ][ts-ts][tɕ-tɕ]

在上举地图 1 中 B、C 两大类分别析出三种和两种次类, 而在这里进一步地细分: B 类析出七类, C 类析出三类, 为的是了解各词形之间的历史关系。下面就各类举些标音之例。

#### B 类“蝉”

B-1 蝉(单音节): 蝉[ʃam][sam][ts<sup>h</sup>iam][ʃan][tʃ<sup>h</sup>an][çiān][siŋ][tʃ<sup>h</sup>iŋ]

B-2 蝉子[sam tsɿ][tʃ<sup>h</sup>an tsɿ]、蝉儿[tʃ<sup>h</sup>er]、蝉得[san tɛ]

B-3 蝉蝉: 蝉蝉子[ts<sup>h</sup>aŋ ts<sup>h</sup>aŋ tsei]

B-4 蝉 + X: 蝉良子[çyẽ lian tsɿ]、蝉蛉子[γĩliŋ tsɿ]、蝉蚱[tsaŋ tso]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B-5 阿蝉：阿蝉[a sim][a siŋ]

B-6 秋蝉儿[tɕ<sup>h</sup>iəu ʂΛu]、寒蛭蝉[ha pi sum]、旱蝉[hœn yē]

B-7 南蝉[naŋ tsieŋ][naŋ sieŋ]

### C类[nan][lan]

C-1 重叠(阳平)：喃喃[nan nan][naŋ naŋ]、螂螂蛾[laŋ laŋ o]、螂□[lɔŋ leŋ]、□□□[nai nai i]

C-2 非重叠(上声)：懒蝉子[nan san zɿ]

C-3 非重叠(上声)：懒虫[lā dzoŋ]、懒人虫[lan n̄in dʰuŋ]

### D类[tʃ-tʃ][ts-ts][tɕ-tɕ]

[tʂa tʂa][tʂi tʂi][tʂɛ tʂɛ]、吱喳虫[tʂi tʂa tʂ<sup>h</sup>uŋ][tʃi tʃa tʃoŋ]、知喳[tʂi tʂ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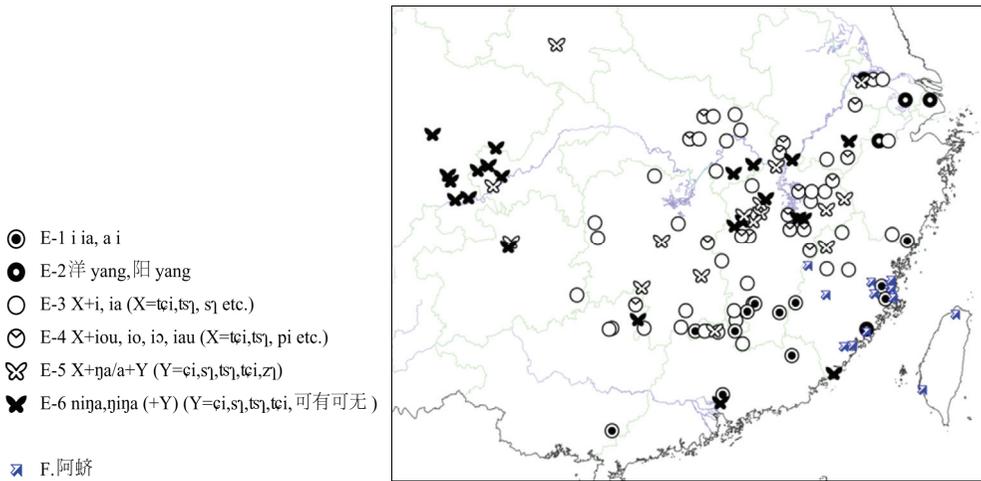
B类即词根为“蝉”的词形（“懒蝉”暂归于C类），全国都有分布，这就说明其历史悠久。北方的分布较为零散，这主要是由“X+l-, X+n-”类的词形侵蚀的缘故。但山西的分布点较为多，是值得注意的（参见下文4-2）。

C类[nan][lan]的分布地区主要有三：1. 闽东、闽北，2. 四川、贵州，3. 湖南西南部（邵阳、祁阳、溆浦等）。这三个地区互为隔离，似乎不形成连续性分布。2和3有可能连续，因目前有关贵州北部、四川东南部、湖南西北部的方言资料甚少，须以今后的调查研究验证。但C类词形不管它分布在哪里都与“蝉”类邻近，我们据此认为[nan][lan]来源于“蝉”。

D类[tʃ-tʃ][ts-ts][tɕ-tɕ]集中于广西和广东西部，与“蝉”类毗邻分布。我们据此推测，此类词形至少多数都来自“蝉”，如 tʃian > tʃi, tsan > tsa。

## 2-4 E类 [ni ŋa]

地图4表示各种次类的分布情况。



地图 4 E 类 [ni ɲa]

下面就各类举些标音之例。

E-1 [i ia], [ia i], [a i], [i a]: 呀伊[i a i]、□□□[ia i ε]、□呀[i ia]、阿姨[a i] 等

E-2 洋、阳: 阳师太[jiaŋ sɿ tʰɔ]、洋借[iæ tse]、洋飞狮[i pə sai] 等

E-3 X+i, ia (X=tɕi, tsɿ, sɿ): 知衣[tsɿ i]、□□[tsɿ ja]、知雨[tsɿ y]、知知□[tɕi tɕi ia]、唧呀丝[tɕi ia sɿ] 等

E-4 X+iou, io, io, iau (X=tɕi, tsɿ, pi): 嗷油子[tsɿ iou tsɿ]、闭蚰[pɿ iu]、叭哟[tɕi io]、记要[tɕi io] 等

E-5 X+ɲa/a+Y (Y=ɕi, sɿ, tsɿ, tɕi, zɿ): 知安斯[tɕi ɲa sɿ]、伊啊死死[i a sɿ sɿ]、□□□[zɿ a zɿ] 等

E-6 [ni ɲa], [ɲi ɲa]+(Y): 蚁蚜[nɿ ɲa]、呢昂儿[nɿ ɲər]、□□[ɲi ɲa]、泥啞西西[nɿ ɲa ɕi ɕi] 等

这一类实际上由两类构成：E-1~E4 四类都含有[ia][ian][io][iu][i]等以 i-开头的韵母，而 E5、E6 两类多数都含有鼻音声母 n-或 ɲ-开头的语素，如[nɿ][nɿ][ɲi][ɲa]（少数也有第二音节为[a]的）。这两类在语音形式上有一定的距离，但分布相近，或者叠加，故此认为来自共同的词源，现总称“ni ɲa”类。值得注意的是，E-6 类不仅分布在江西等东南地区，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而且也分布在四川，形成远隔分布。此类很可能是在 E 大类中最原始的形式，我们对此在下一章详论。

### 3. 〈蝉〉义词形的系谱

#### 3-1 词源

蝉的别名自古就有很多，其中的多数在后世方言中找不到了，只有一部分留存下来且势力有所扩大。基于这种想法，先列出一些词源候补。

##### A. 北方词形“X+l-、X+n-”

“蛸螿”以及扬雄《方言》11 卷所举的“蚘螿”、“蜺螿”、“蝓螿”等，这些均取“X+l-”结构。又，《说郛》(百卷本)卷 87 引宋陆泳〈吴下田家志〉：“蚘螿蝉叫稻生芒”。据管见，此乃“知了”初见之例。

##### B. 南方词形“ni ɲa”

单音节的“蜺”。

• 《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郑玄注“寒蝉、寒蜺，谓蜺也”。

• 扬雄《方言》11 卷“蝉……黑而赤者谓之蜺”。郭璞注“云霓”，说明来自“虹”。

除了以上两类以外，古代还存在“蝉”，这个词遍及全国，占了共同语的地位。

#### 3-2 词形的变化

下面就对上述三大类分别构拟出变化的过程。MC 是中古音(Middle Chinese)的略称。

##### 1) 北方“X+l-、X+n-”(A 类)

\*蛸螿(MC \*teu leu)、蝓螿(MC \*deu leu) > 蚘螿、知了、唧了

“蛸螿”、“蝓螿”原为叠韵词，声母部位亦相同(“螿”字《集韵》亦有[lau]音)。这些可能是 A 类词形的词源。前字在现代方言中读[tʂʌ]、[tsʌ]、[tɕei]的居多，很可能是拟声的影响所致。后字除了[liau]以外还有

[liəu]、[la]、[lə]、[niau]、[niəu]等。产生这些语音变体的一个原因是后字轻声化的倾向。

## 2) “蝉” (B类)

\*蝉 MC 仙韵 \*ziɛn<sup>平声</sup> (下面 TS 代表 ts、tʃ、tɕ 等塞擦音)

> C类 \*ziɛn > TSan (-i-介音脱落) > nan、lan

> D类 \*ziɛn > TSian > TSi (主元音和韵尾脱落)、TSan (-i-介音脱落) > TSa (韵尾脱落)

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包括四川)。变化的动因仍可归结为蝉之鸣声的牵引,即受拟声影响所致,词形趋向双声、叠韵或重叠形式。

关于 C 类,要论具体的变化过程,有两种可能性。

(1) “nan、lan”的分布虽然现在分为三个地区(闽东·闽北、四川·贵州、湖南西南),但过去曾形成过连续性分布,也就是,这类过去拥有广大的分布领域。假如这一假说能成立,“蝉”也许可以直接变成“nan、lan”。

tʃan<sup>阳平</sup>、tsan<sup>阳平</sup> > nan<sup>阳平</sup>、lan<sup>阳平</sup>

在四川及湖南西南部也出现[lan<sup>上</sup>],即“懒虫”的“懒”。这应为后起的形式,声调从阳平变成上声,是受到通俗词源的影响所致。即当地人认为一天到晚只知道叫的虫子很懒。或者给这个虫子命名的时候是反着起的,这类虫子一天到晚叫很勤快,却反称它“懒”。

(2) 三个地区的[nan][lan]也可能是平行变化的结果。其变化过程暂拟如下。括号内的是其代表点。

1) 闽东、闽北:南蝉[nan tsiɛŋ](寿宁、柘荣) > 南南[nan nan](松溪、政和、建瓯·迪口)

2) 四川: ? 蝉 > 懒蝉(彭州、新都) > 懒虫(新津、邛崃、汉源、大关)

3) 湖南西南部: 蝉蛉(双峰、长沙、益阳) > ?? > 懒虫(邵阳、溆浦、祁阳)

在闽东、闽北,“南蝉”和“南南”(亦写作“喃喃”)都存在,我们认为“南蝉”变成了重叠形式的“南南”。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在四川，“懒蝉”和“懒虫”都存在，我们认为“懒蝉”的“蝉”变成了“虫”。此乃一种理据化，以一定程度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但是“懒蝉”也不会是古老的形式，其前身很可能是取向心结构的双音节词，上边暂标做“？蝉”。

湖南西南部只有“懒虫”，而周围没有其他的“nan、lan”类词形，故目前无法推测出其来源。其北边邻接分布着“蝉蛉”（亦写作“蝉良”、“蝉铃”），如双峰“蝉蛉[lipŋ<sup>阴平</sup>]子”。“懒”也可能来自“蛉”这种语素，不过“懒虫”和“蝉蛉”的构词法不相同。

### 3) 南方“ni ŋa”（E类）

\*蜨 MC: 齐韵 \*ŋei > ŋiai (中古后期) > ŋi ŋa (E-6类) > ni ŋa (E-6类)

(1) “[ni ŋa]+Y” (E-6类) > “[i ŋa]+Y” > “X+[ŋa/a]+Y” (E-5类)

(2) i ia, ia i, i a, a i (E-1类) > “X+i, ia” (E-3类, 如“知衣”) >

“X+iou, io, io, iau” (E-4类, 如“啞油子”)

按上文文献考察，E类词形应来源于单音节的“蜨”(ŋiai)。这一形式后来被分解成双音节(分音词)的[ŋi ŋa]，中间可能也经历过\*ŋi ŋai的阶段，最终变成了[ni ŋa]。这类双音节形式的分布地域主要有二：一是江西及其周围地区，二是四川和贵州。如[ni ŋa](江西·安义)、[ni ŋa](四川·泸州)、[ŋi ŋa](贵州·遵义)。我们根据这种分布格局推断，双音节的[ni ŋa]、[ŋi ŋa]曾覆盖过南方地区，而后来由其他类词形(主要是E-3类)被隔断。

其他均是从[ŋi ŋa]或[ni ŋa]变化过来的。变化的途径会有两条，即上述的(1)和(2)，现分别加以说明。

(1) E-6类也包括[ŋi ŋa]或[ni ŋa]之后加上了[ɕi,sɿ,tsɿ,tɕi,zɿ]等拟声成份(Y语素)的，如[ni ŋa ɕi ɕi](江西·余江)。E-5类是E-6类进一步变化的形式，即在“[ŋa/a]+Y”的前面又加上一个拟声成份的(X语素)，如[tɕi ŋa sɿ](江西·东安)，[zɿ a zɿ](广东·乐昌)。X语素和Y语素多数都以擦音或塞擦音开头且含有前高元音i或ɿ。

(2) E-1类[i ia]、[ia i]、[i a]、[a i]是E-6类[ŋi ŋa]、[ni ŋa]的鼻音声母脱落所致。E-3、E-4两类是在E-1类词根[i]、[ia]的基础上前加[ɕi,sɿ,tsɿ,tɕi]

等 X 语素的。从分布来看，不带前置成份 X 的 E-1 类有分布于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及江西南部）的倾向，而前带 X 的 E-3、E-4 两类有分布于内陆地区（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湖南、福建北部等）的倾向。后者的 X 也可能是北方“X+l-”类词形的不断渗透使南方方言接受了其 X 语素的结果。另外，E-5 类“X+[ŋa/a]+Y”中的 X 也会是受到北方“X+l-”类的影响所致。

E-2 类[iaŋ]主要分布在北部吴语地区，如上海、苏州：“洋师大”[jiaŋ sɿ tʰɔ]。《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认为，这可能是[ni ŋa]的合音，但也可能是当地独自产生的。

#### 4. 其他词对〈蝉〉义词的影响

上一章构拟出各种〈蝉〉义词形的词源并推测出其变化的过程，只能说明历史演变的一部分，而全国各地历史上发生过的实际变化一定复杂得多。本章将讨论一个问题：词汇的体系性。在词汇体系中没有词语会孤立存在，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其他词语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代词（人称代词和指代词）。这类词是在封闭的体系中存在的，因而易于产生类化、异化等现象，以致产生不合常规（或不合乎音变规则）的形式（参见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李荣 1965、侯精一 2012）。动物或昆虫的名称看似是孤立存在的，实际上，这类词语也难免受到其他词语的影响。譬如，在北方及江淮的方言中，表〈蝙蝠〉、〈壁虎〉及〈蚂蚁〉的词形往往共具一个[pɿə(?) hu(fu)]的成份。这种现象表明，原为孤立的词形也有形成一个聚合关系的倾向，共同拥有某一成份，这可看做新“词族”（word family）的形成。

“词族”按其成因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词义的共性为其成因。《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举了两例：“膀”词族（地图 36）和“GUAI”词族（地图 38）。前者由“翅膀”、“肩膀”和“膀子”（“胳膊”义）构成。后者“GUAI”一般写作“拐”，由“孤拐”（“踝子骨”或“颧骨”义，有些方言则表示“脚掌两旁突出的部分”）、“倒拐、拐肘”（“胳膊肘”义）等构成，共具一个“突出”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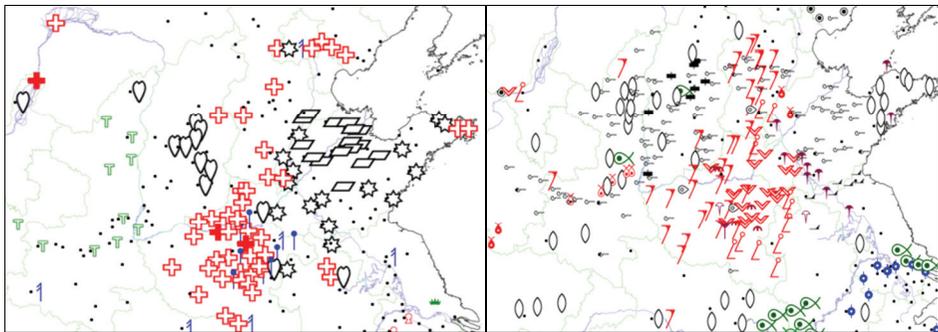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另一类“词族”的形成则与词义无关，或者说词义的作用是次要的。譬如，上述[pia(?) xu(fu)]词族是由〈蝙蝠〉、〈壁虎〉、〈蚂蚁〉等构成的，虽然都是动物，但在形状及生态上没有密切的关联性。我们认为此乃“语音牵引”（类音牵引）的作用所致。但语音牵引势必导致“同音冲突”，也就是「两种意义（所指）为了争夺一个形式开始斗争」，因为互为排斥，实际上不易形成“词族”。笔者曾讨论过〈喜鹊〉与〈麻雀〉以及〈肚脐〉与〈荸荠〉之间发生过的语音牵引（参见岩田 2011）。这两种牵引并没导致一个词族的形成，因为互为斗争的一方被打败，最终改变了其形式。

〈蝉〉义词形也难免受到表其他词义的词形的影响，下面将讨论三种例子。

### 4-1 〈蝉〉和〈喜鹊〉：“ma”类词族

称说〈蝉〉的词形在河南、河北一带出现前带“马”、“麻”、“蚂”等语素的，现称之为“ma”类语素，如“马唧了”、“马知了”、“麻几了”、“蚂即鸟”等。然而，这种“ma”类语素也出现在称说〈喜鹊〉的词形中，如“麻鸦雀”、“麻野雀”、“麻衣鹊”、“马尾鹊”、“麻喳子”、“马嘎子”等（写作“雀”还是“鹊”，各方言调查报告中的用字并不一致，参见下文举例）。地图 5-1 和 5-2 分别表示北方方言〈蝉〉义和〈喜鹊〉义词形的分布情况，带“ma”类语素的词形都以红色的符号来显示（地图 5-2 引自《汉语方言解释地图》16-2，作者是木津祐子）。



地图 5-1 〈蝉〉义的“ma”类词形

地图 5-2 〈喜鹊〉义的“ma”类词形

可以看出，“ma”类语素在河南及其周围地区既出现在〈蝉〉义的词形中也出现在〈喜鹊〉义的词形中，分布领域有叠加的趋势。为何？我们认为，这是〈蝉〉义词形受〈喜鹊〉、〈蚂蚁〉等原带“ma”类语素的词形的牵引所致。

岩田(2011: 22-14)主张：在北方方言中称说〈喜鹊〉的词形原为“鸦鹊”(\*a ts<sup>h</sup>iak)，与“麻雀”(\*ma tsiak)构成类音关系；后来这两词开始牵引（类音牵引），致使〈喜鹊〉义的词形取了“麻”字，即“麻鸦鹊”；“雀”字变与“鹊”字同音也是这种牵引作用的产物（参见曹志耘主编 2008，语音卷图 102）；然而，由于北方方言三音节常用词一般取“中轻重”的重音格式，第二字趋向念成轻声，因而也理解为“野”、“衣”等（应有通俗词源的影响），另一方面“麻鸦”也受到“蚂蚁”的语音牵引；这些变化势必导致〈喜鹊〉义与“麻雀”义词形的同音冲突：

“麻[i<sup>轻</sup>]鹊”([i<sup>轻</sup>]也会是[iə<sup>轻</sup>]) / “麻雀”

喜鹊和麻雀为了争夺一个形式开展的斗争以麻雀败北为结局，而河南一带的方言将“麻雀”替换为“小虫”之类的名称。

我们认为，〈蝉〉义词形带上“ma”类语素在〈喜鹊〉义的词形带上“ma”类语素之后。这里举些表三种词义的词形。

〈蝉〉	〈喜鹊〉	〈麻雀〉
· 河南原阳：知了儿[tʂɿ <sup>阴平</sup> liəor <sup>上</sup> ]	/ 马尾儿鹊[ma <sup>上</sup> ir <sup>上</sup> ts <sup>h</sup> iəo <sup>阴平</sup> ]	/ 小虫儿
· 河南商丘：即鸟得[tʂi <sup>阳平</sup> niəu <sup>上</sup> tei <sup>轻</sup> ]	/ 麻嘎得[ma <sup>阳平</sup> ka <sup>阳平</sup> te <sup>轻</sup> ]	/ 小小虫儿、小雀儿
· 河南舞阳：马唧鸟儿[ma <sup>阴平</sup> tsi <sup>阳平</sup> niəur <sup>上</sup> ]	/ 马尾鹊[ma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ts <sup>h</sup> iəo <sup>去</sup> ]	/ 小虫儿
· 河南郑州：马唧鸟儿[ma <sup>上</sup> tsi <sup>阳平</sup> niəur <sup>轻</sup> ]	/ 马尾鹊[ma <sup>上</sup> i <sup>上/轻</sup> ts <sup>h</sup> iəu <sup>去</sup> ]	/ 小虫儿
· 河北平乡：马知拉[ma <sup>上</sup> tʂɿ <sup>阴平</sup> la <sup>阴平</sup> ]	/ 麻野雀[ma <sup>阳平</sup> iə <sup>上</sup> ts <sup>h</sup> iəu <sup>轻</sup> ]	/ 小虫儿
· 山西蒲县：□□雀[ma <sup>阳平</sup> i <sup>上</sup> tʂ <sup>h</sup> iəu <sup>上</sup> ]	/ 野雀子[ia <sup>上</sup> tʂ <sup>h</sup> iəu <sup>上</sup> tsɿ <sup>轻</sup> ]	/ 雪娃子

〈喜鹊〉义最古老的形式应为单音节的“鹊”，它后来在北方地区变成了双音节的“鸦鹊”，这可能出于喜鹊和乌鸦的外表类似的缘故。麻雀和喜鹊虽然在鸟类的分类上都属于麻雀目，但在形态上缺少点类似性（喜鹊属于乌鸦科，而麻雀则属于麻雀科）。因此我们认为，〈喜鹊〉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义词形接近“麻雀”义词形这一变化与其所指(词义)无关,而是语音牵引的作用所致。

蝉和喜鹊的关系与喜鹊和麻雀的关系又不一样,看来不存在所指(词义)上的关联性,并且“知了、唧了”等〈喜鹊〉义的双音节词与〈喜鹊〉义三音节词之间语音上的共性也较少。但是上举舞阳、郑州的词形,〈蝉〉为“马唧鸟儿”,〈喜鹊〉为“马尾鹊”,除了词根部分(“鸟”、“鹊”)以外已经互为接近。有何因素导致了这种牵引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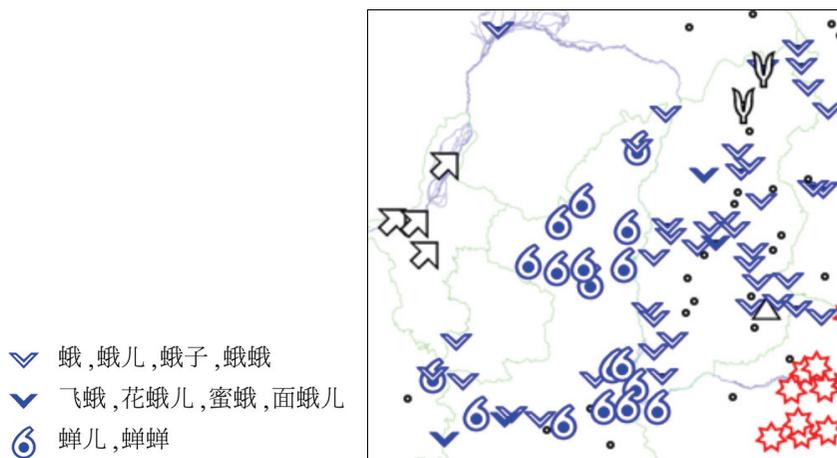
我们认为,带“ma”类语素的〈蝉〉义词均从“X+l-”类词形变来。上举原阳和商丘的词形缺少“ma”类语素,说明此乃原来的形式。后来,“知了、唧了”等的“了”变成了“鸟”。这一变化的发生应以这两个语素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但是“ma”类语素的分布范围大概限于区分l-/n-声母的方言地域之内,因此liau>niau的变化不是语音性的,而是词汇变化。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蝉和喜鹊在老百姓观念中的关联性:由于蝉能飞,也能鸣叫,故被认知为一种〈鸟〉。再者,喜鹊是七夕传说中的主要角色,而这一节日正值蝉喧闹的季节,这也会致使人们从蝉联想到喜鹊。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北方方言中〈鸟〉被叫做“鹊”或“雀”(参见陈章太、李行健编 1996, 3702 页),也就是“鸟”与“鹊”或“雀”在词义上没有区别(如上所说,“鹊”和“雀”在北方方言中同音,做为〈鸟〉义一般写作“雀”)。如上举蒲县方言,〈蝉〉叫做“□□雀”。这就说明“雀”在复合词当中已经虚化为表鸟类的标记,也暗示着原来就说“□□鸟”。

上举舞阳、郑州的“马唧鸟儿”必定来自双音节的“唧了”,后来被认知为“唧鸟”,于是出于词义及语音两方面的类似性,开始与〈喜鹊〉义的“ma”类三音节词形牵引,以致带上了“ma”类语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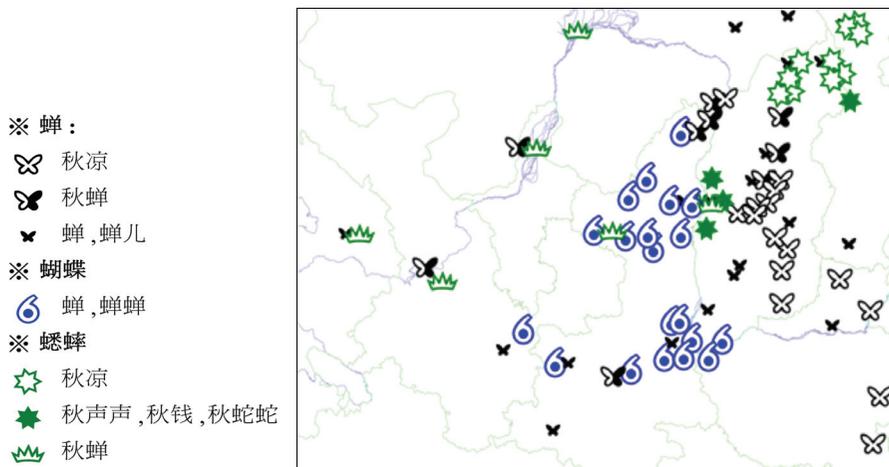
### 4-2 〈蝉〉、〈蟋蟀〉、〈蝴蝶〉:“蝉”类词族

北方〈蝉〉义的词形占多数的是“X+l-/X+n-”类,但上文指出山西还存在不少“蝉”。“蝉”类词形不仅在山西,而且过去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分布可能更广泛。陕西省现在不大使用“蝉”类词形,这是“蝉”

转指〈蝴蝶〉的缘故。地图 6 表示陕西一带〈蝴蝶〉义词形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蝉儿”、“蝉蝉”集中于陕西，而其两侧都分布着“蛾”、“蛾儿”、“蛾子”、“飞蛾”等，即 ABA 分布。我们据此认为，陕西有过全域分布着“蛾”类词形的时期，而后来由“蝉”类代替。“蛾”和“蝉”不管是在词义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共性都较少，“蛾”为何被替换为“蝉”？



地图 6 〈蝴蝶〉义的“蝉”类词形



地图 7 〈蝉〉、〈蝴蝶〉、〈蟋蟀〉义的“蝉”类词形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在山西以西的地区有另一种昆虫以“蝉”类词形称呼，即〈蟋蟀〉。上举地图 7 表示“蝉”类词形所指的地理变异，即〈蝉〉、〈蝴蝶〉还是〈蟋蟀〉。这里“蝉”类词形也包括含“秋”的词形，多数是“秋凉”，少数也出现“秋声声”、“秋蛇蛇”等，用于称呼〈蝉〉或〈蟋蟀〉。

首先看看山西境内的情况。山西称说〈蝉〉多使用“蝉”类词形：单音节的“蝉”以及“蝉儿”分布范围广，但分布点较为零散；“秋凉”出现在晋东南及晋中，形成连续性分布，另外也出现在晋北的平鲁；“秋蝉”出现在太原、忻州、代县三点。然而，〈蝉〉义“秋蝉”的北侧（即晋北地区）集中出现〈蟋蟀〉义的“秋凉”，晋中〈蝉〉义“秋凉”的西侧（靠近陕西的一带）则出现“秋声声”（离石）、“秋钱儿”（临县）和“秋蛇蛇”（石楼）。这些〈蟋蟀〉义的词形不包含“蝉”，而都包含“秋”。现举些例子。

- |       | 〈蝉〉  | 〈蟋蟀〉                                       | 〈蝴蝶〉         |
|-------|--|--|--------------|
| • 大同： | 蝉[tʂ <sup>h</sup> æ]                               | / <u>秋蛉儿</u> [tʂ <sup>h</sup> iəu liər]    | / 蝴蝶儿、花大大、蛾儿 |
| • 平鲁： | <u>秋蛉儿</u> [tʂ <sup>h</sup> iəu liər]              | / 蚰蚰                                       | / 花大姐        |
| • 代县： | <u>秋蝉</u> [tʂ <sup>h</sup> iəu ts <sup>h</sup> ər] | / 黑生儿[xəʔ sər]                             | / 蝴蝶儿        |
| • 离石： | 蝉[tʂ <sup>h</sup> æ]、知了                            | / <u>秋声声</u> [tʂ <sup>h</sup> iəu ʂər ʂər] | / 蝴蝶儿、蛾儿     |

大同〈蟋蟀〉义的“秋蛉”可以认为是来自“秋凉”的，因为大同东南部（武玉芳 2011）、广灵至河北张家口、宣化一带的方言都说“秋凉”。“秋蛉”在平鲁用于称呼〈蝉〉，这也很可能来自“秋凉”。然而，此“秋凉”必定来自“秋蝉”，因为除上举代县以外还有陕北神木、府谷等都以“秋蝉”称呼〈蝉〉，均是与平鲁邻近的地区。

我们认为，“秋蝉”的所指原来是〈蝉〉，后来转指〈蟋蟀〉。这种所指的转移可能原先是词义的扩大（即引申）。这可谓是有理据的变化，因为蝉和蟋蟀都是鸣虫，而且其鸣叫季节有连续性。后来，表〈蟋蟀〉义的“秋蝉”变成了“秋凉”，进而也变成了“秋声声”等，可能出于回避同音冲突的需要。

山西发生过的变化可以总结如下。→号表示所指转移，>号表示词形的变化，加\*号的表示旧有词形。山西〈蟋蟀〉义的主要词形过去可能是

“蚰蚰”或“促织”，现以“蚰蚰”代表；〈蝴蝶〉义的词形除了“蛾”以外还有“蝴蝶”（在上举地图 6 上以黑点符号示之）。

	〈蝉〉	〈蟋蟀〉	〈蝴蝶〉
<b>变化 A (山西)</b>	秋蝉	→ *蚰蚰	→ 秋蝉 > 秋凉
			蛾 (蝴蝶)

现在再来看陕西的情况。

	〈蝉〉	〈蟋蟀〉	〈蝴蝶〉
• 陕西神木:	秋蝉儿[tɕ <sup>h</sup> iəu ʂɿɿ]	/ 叫蚂蚱[tɕiə ma tsəʔ]	/ 蛾儿[ŋuɿɿ]
• 陕西绥德:	蝉[ʂæ]	(亦说“猪娃子”)/ 秋蝉儿[ʂɛr]	/ 蝉蝉[ʂæ ʂæ]
• 陕西西安:	知了	/ 蚰蚰	/ 蝉蝉儿[ʂɿ ʂɿr]

首先认为，陕西的词汇系统原来与山西基本相同：

**蝉、秋蝉、知了 / 蚰蚰、促织 / 蛾**

神木除了〈蟋蟀〉叫做“叫蚂蚱”（这应为后起的）以外还保留原来的形式。西安的体系是陕西境内最典型的类型，〈蟋蟀〉叫“蚰蚰”，但“蝉”转指〈蝴蝶〉。请注意，“蝉”在陕西一般读擦音声母。

我们认为，“蝉”的所指在陕西转移〈蝴蝶〉，此乃与在山西发生过的变化 A有关联，也就是“蝉”的所指先转移〈蟋蟀〉，然后才转移〈蝴蝶〉：

	〈蝉〉	〈蟋蟀〉	〈蝴蝶〉
<b>变化 B (陕西)</b>	蝉、秋蝉	→ *蚰蚰	→ 秋蝉 → *蛾 > 蝉蝉

我们假定，首先在山西境内产生了变化 A，即“秋蝉”一词转用于〈蟋蟀〉，而后来这种用法传进陕北地区，进而也传播到其他西北地区。譬如，在西宁“蝉”既指〈蝉〉又指〈蟋蟀〉，正是这种体系：

• 青海西宁:	蝉[tɕ <sup>h</sup> hã]	/ 秋蝉儿[ʂã ɛ]	、蚰蚰 / 蝴蝶
---------	-----------------------	-------------	----------

从地图 7 还可以看出，还有一些西北方言以“秋蝉”来称呼〈蟋蟀〉的，如银川（宁夏）、榆中（甘肃）、临河（内蒙古）。请注意，这种假设并不意味着〈蟋蟀〉义的“蚰蚰”或“促织”由此被淘汰，事实是这些词形与“秋蝉”并存，如西宁。

变化 B，即“蝉”一词转用于〈蝴蝶〉，其发源地很可能是陕北地区。试想，在山西产生的〈蟋蟀〉义的“秋蝉”先传进陕北，然后也传

##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播到关中地区。当时的陕西，〈蝴蝶〉被称做“蛾”，但是因为这一词形兼指〈蛾〉，〈蝴蝶〉这一词义项实际上是空格的。于是“蝉”最后也侵入了这个词义项。我们在绥德发现这种词汇体系，即三种昆虫共享一个词根“蝉”。这三种所指以构词法的不同相区别，可谓是一个新的聚合体系的出现：

〈蝉〉 蝉 / 〈蟋蟀〉 秋蝉 / 〈蝴蝶〉 蝉蝉

总之，陕西方言以“蝉”充当〈蝴蝶〉义是这一词逐渐扩大词义范围的结果，也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但绥德式的体系只出现在陕北地区（吴堡、吴旗，〈蟋蟀〉说“秋蝉”，〈蝴蝶〉说“蝉蝉”，但暂缺有关〈蝉〉义词形的信息），而关中地区的方言多数则以不同的词形称呼这三种昆虫。这可能说明，绥德式的体系要侵入关中地区，但西安等方言只接受了〈蝴蝶〉义的“蝉”，而保留下表〈蝉〉义的“知了”以及表〈蟋蟀〉义的“蚰蚰”和“促织”。这说明，方言词汇的变化中总有回避同音冲突的潜在意识在起作用。

### 4-3 〈母亲〉和〈蝉〉：[i ia]类词族

南方方言中出现以零声母构成的双声词形，即上文 2-4 节的 E-1 类，如 [i ia]、[ia i]、[a i]、[i a]。这些词形似乎与〈母〉或〈姨母〉称谓有关联，如下举例。

	〈蝉〉	〈母〉	〈姨母〉
• 湖南涟源	[i <sup>阴平</sup> ia <sup>轻</sup> s <sub>1</sub> <sup>上</sup> ]	[i <sup>阴平</sup> ia <sup>轻</sup> ]	[i <sup>阳平</sup> tɕi <sup>轻</sup> ](母之妹)
• 广东梅县	[ia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ɛ <sup>上</sup> ]	[oi <sup>阴平</sup> e]	[a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
• 广东增城	[a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	[a <sup>阴平</sup> mi <sup>阴平</sup> ]	[a <sup>阴平</sup> ʒi <sup>阳平</sup> tsɛ <sup>上</sup> ]
• 福建长汀	[ia <sup>阳平</sup> i <sup>阴平</sup> ]	[ue <sup>阴平</sup> le <sup>阴去</sup> ]	[i <sup>阳平</sup> i <sup>阴平</sup> ]
• 福建福州	[a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	[i <sup>阴平</sup> ma <sup>阴平</sup> ]	[i <sup>阴平</sup> i <sup>阳平</sup> ]

涟源的〈蝉〉和〈母〉共有 [i ia]，只是后者缺少后缀的 [s<sub>1</sub>]。其他四点都是〈蝉〉义词形与〈姨母〉义词形相近，不过没有同音之例。我们认为，这些例子暗示着〈蝉〉义词形曾被称呼〈母〉或〈姨母〉的词形

牵引过。这是一种语音牵引，但也会有词义方面的动因。《福州方言词典》说：〈蝉〉也说“阿姨母”[a<sup>阴平</sup> i<sup>阳平</sup> mo<sup>上</sup>]，还指称话多、喋喋不休的人（多指女性）。

上文 3-2 节推测：ŋi ŋa、ni ŋa > i ia、i a 等，即 E-1 类是[ŋi ŋa]、[ni ŋa]的鼻音声母脱落所致。现在我们进一步推测，鼻音声母的脱落也可能是〈蝉〉义词形受到〈母〉义或〈姨母〉义词形牵引所致。如江西东乡称〈蝉〉为[ni<sup>阳平</sup> ŋaʔ]，称〈母〉为[i<sup>阳平</sup> ia<sup>阳平</sup>]，在这种情况下如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就会形成\*[i aʔ]这种词形。

#### 4-4 小结

原来孤立存在的昆虫名总会趋于和其他孤立存在的词形结交，或者通过语音的类似性或者通过词义上的关联性追求形成聚合关系，即词族。但是真正能达到这种目的的例子并不多，因为词义不同的词形总得在形式上区别，否则就会发生同音冲突。因此，当词形接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互相排斥，也互相乖离。

“蝉”义词形的系谱及其地理分布

**[参考文献]**

曹志耘主编 2008 《汉语方言地图集》3卷，商务印书馆。

陈章太、李行健编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语文出版社。

侯精一 2012 〈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

李荣 1965 〈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收入《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

武玉芳 2011 《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岩田礼 2011 〈论词汇变化的“非连续性”一类音牵引和同音冲突二例一〉，《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

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白帝社。

岩田礼编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 续集》，好文出版。

\*关于本文各幅地图所依据的方言资料，请参见岩田礼编 2009 所载「主要参照方言资料目录」及岩田礼编 2012 所载「主要参照方言资料目录（补遗）」。

## **Genealogy of Chinese word forms for ‘cicada’ and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s**

Ray Iwata and Yan Liu

The lexical forms for ‘cicada’ are mostly of an onomatopoeic nature, hence are fully abundant in dialectal variation. We classify them into five major types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 of word formation types. The A type forms,  $X+l-$ ,  $X+n-$ , in which any stem X (typically those initiated by  $t\text{ç}$ ,  $ts$  or  $t\text{ʃ}$ ) is followed by a  $l-$  or  $n-$  syllable, cover the whole Northern area, while the C, D, E types cover the Southern area as well as Sichuan.

The Southern types may mostly derive from the two etyma. The C and D types,  $t\text{ʃ}-t\text{ʃ}$ ,  $ts-ts$ ,  $t\text{ç}-t\text{ç}$  and  $nan$ ,  $lan$ , may derive from the B type, namely  $chan$  蟬. On the other hand, the E type form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i$  initiated morphemes (e.g.  $i$ ,  $ia$ ,  $io$ ) or the  $\eta a$  morpheme, may derive from  $ni \eta a$  or  $\eta i \eta a$  (E-6), which may date back to the ancient monosyllabic form  $\eta ei$  蜩.

The lexical forms for ‘cicada’ have interacted with those for such insects as ‘magpie,’ ‘cricket,’ ‘butterfly,’ and even with kinship terms such as ‘mother’ and ‘maternal aunt.’ Such changes were brought by speakers’ fantastic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by phonetic attractions. One result of such changes wa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word family, in which a specific morpheme was shared by plural semantically related/unrelated words. However, an antagonistic trend of avoiding the homonymic collision, which could otherwise make the members of the word family homophonous, was often at work at the moment of change.

Keywords: dialect geography, morpheme, word formation type, alliteration, onomatopoeia, etymology, folketymology, referential shift, homonymic collision, word family, paradigmatic relation